

焦尔金游地府

特瓦尔朵夫斯基著

焦尔金游地府

〔苏联〕特瓦尔朵夫斯基著

丘 琴 刘辽逸 译
苏 杭 张铁弦

焦尔金游地府

书号 174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49,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1}{16}$ 插页 2

1964年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6) 0.53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消息报》主編的按語

对亚·特瓦尔朵夫斯基新的长詩來說，我想，不需要特地写一篇序文。这里的几句前言完全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它不是文艺分析的结果，也不是批評家的評語（长詩和它的作者将会見到它們的），如果直接用报纸的語言來說，这是一个初步印象，也就是当特瓦尔朵夫斯基剛剛讀完这篇詩时，我最初想到的一些东西。

这是在黑海岸边，加格拉附近，“欧洲作家协会”的某些成員作家同尼基塔·謝尔盖耶維奇·赫魯曉夫会見的一天。肖洛霍夫、費定、列昂諾夫、苏尔科夫、波列伏依、巴让、索波列夫、馬尔科夫、普罗柯菲耶夫、恰柯夫斯基、沃龙科夫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这从他們的面部表情、眼神以及当时的寂靜中可以看得出来）随着作者的思潮神馳

遐想，他們同这篇童話，同焦尔金已經交融在一起。甚至那些外国客人們，其中有不少知名的詩人和作家，他們也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在傾听着，更确切地說，是聚精会神地注視着这个具有教益的場景。他們中間有些人不懂得俄語，根据翻譯人員的簡短轉述，根据整个的反应以及詩的鏗鏘音調，他們都感觉到，詩人这部新作的字里行間流露出戏謔的諷刺，詩才橫溢，优美、流暢，而且富有童話韵味的詩意。

我特別記得，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羅維奇·肖洛霍夫是怎样傾听的。当然，我不能預先表达他对长詩的意見。但他是优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傾听长詩的朗誦。他仿佛是在同焦尔金談論着这次不平凡的旅行，和焦尔金一同嘲笑着，并且利用他那机巧的、有远見的习惯，按照作家的方式，为自己把长詩的画面活現出来。

我記得很清楚，瓦西里·焦尔金第一次談到自己 and 在前綫服役的事，是在很久以前，距今已經二十多年了。千百万人爱上了他。在前方曾經展开过热烈的爭論：这是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呢，还是

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在描写某个真实的战士。作家的力量，他的作品的力量，恰恰就在于此：在这场争论中，两种意见都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又同瓦西里·焦尔金会见了，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会见，因为长诗是具有尖锐諷刺性的，几乎是怪誕离奇的。大概，它会引起争论，也会引起反对，这也很好！而最令人滿意的是瓦西里·焦尔金还活着。大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在九年期間（这对某些青年的和早熟的诗人來說，将是一个榜样）并没有匆忙地把他所写的游“地府”的长诗拿出来給讀者們評判，而是辛勤地写作着，写作着，不厌反复修改，一直探求更正确的理解，这是很好的。

千百万的讀者又重新和一位老相識見面，曾經上过前綫的战士們会想起往昔的行軍。凡是熟悉焦尔金初步經歷的人都将感到高兴，而这部新作品也必然会促使那些比較年輕的讀者去閱讀《一个战士的故事》。

南方耀眼的太阳灼热地照射着，把它那强烈的、令人愉快的光輝傾注在周圍的一切景物：大

海、松林、海水浴場构成的銀色繚帶之上，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朗誦完了他的长詩。瓦西里·焦尔金仿佛在这个时刻重新获得了生命，他观赏着大地、海洋和太阳的壮丽景色，他像俄罗斯人那样，主人公般地、胸怀开朗地微笑了一下，然后，以战士的姿态揮动着双臂，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他将在我們的土地上，为自己选择今后生活的城市或乡村，选择工作中的同伴，当然，也将选择吟唱自己和他的朋友們的新的歌詞。

亚·阿朱別伊

年紀還不滿三十，
誰管他是否願意，
焦爾金到了陰間，
離開了陽世。

他的到來和離去
是在新年的夜晚，
焦爾金第一次
置身在地獄中間……

故事一行行地發展，
就將展開一幅畫卷。
讀者卻滿懷疑慮：

“這是什麼鬼把戲！”

在宇宙火箭，世界發明

層出不窮的世紀——
您瞧，這個題材可太離奇。”
“不用提了……”

“這可有點兒太荒誕！”
“也許不是毫無用意……”
“恐怕有他的道理……”
“問題就在於此……”

當心些，老師^①可真严厉——
看了開頭就能洞悉結局……

哎、我的朋友，內行的讀者，
請你賞個臉：
你們可以严厉地懲罰我，
但是，首先請你們把它讀完。

不要像那些自命不凡的批評家，

① 指以教導別人為己任的人。

忙于进行肤浅的分析，
到处挑剔
思想不对头的东西。

他們总是滿不在乎地
过早做出結論——
說这会造成損失，那会引起衰退，
簡直是給敌人制造口实。

他們拼命把无稽之談
說成是天大的了不得的事件，
說它威胁苏維埃政权，
动搖它的根基。

別到处找岔子，
別那么疑神見鬼，
毛病改改吧，时代已經不同——
管你願意还是不願意！

看在严峻年代的老交情，

你們要相信我的話語，
我不會平白無故地
向你們嘮叨陰間的事情。

問題不在於，是天堂還是地獄，
是妖魔還是鬼怪，反正都是一回事，
人們老早就說過，
大炮上戰場，總是炮口朝后^①……

這些就是
作者簡單的前言。
故事也許不尋常，
有時也許顯得有些荒誕。

但是——開步走吧。筆杆已經開動。
究竟是怎么回事——且聽分曉。

我再交代一下：我們的瓦西里·焦

① 士兵的口語。意思是：這是事實。

身强力壮，
正当盛年。
他无意中来到了阴間。

他放眼观看：挺亮堂，挺暖和，
这么一条道，那么一条道，
仿佛是地下铁道的車站，
只是拱頂稍微低一点。

这儿的天花板可不能
和掩蔽部上的三两块木板等量齐观
这里，就是落下一顆炸彈
也炸不穿！

（炸彈！他一边看着天花板，
一边在心中轉念。
焦尔金还不知道，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炸彈。

要是如今的炸彈，

按照科学方法来計算，
那，很可能，
即使在阴間也难幸免。)

还有，不知是眞事，还是在梦中，
焦尔金也搞不明白，
他发现，他的毡靴
在門旁留下了泥块。

这里是如此清洁整齐，
簡直无处抛擲烟蒂，
战士有点胆怯，
叹了口气：
“太文明啦……”

要是到处都有这些冬季宿营地，
那可真好。
放眼看去，
这里那里到处都有路标。

这里有“入口”路标，“出口”呢？沒
看来事情十分明显：
这就是說，向阳世告别吧——
归路已断。

这就是說，事情只能这么办，
虽然还不太习惯。
要是能找点凉水喝，
那可是我唯一的心願。

从来也沒有經受过的炎热
使人舌干口燥，
唉，該忍就忍着点吧，
这也不是头一遭。

小伙子看到，
冲破永恒的黑暗，
一列列火車
开到終点站。

阴間的卫戍司令
前来迎接列車，
他是一位已故的將軍——
神气十足，威严鎮靜。

来的不是他一个人啊，
两边各有卫士一排。
为什么要来这一套，咱們說了也不管
虽然看起来挺怪：
既然被打发来这里，
那就不分你是什么官級，
在最后审判之前，
倒也无須畏惧。

按照条令規定，向前一步，
焦尔金开始报告，
說，我是某人，来到阴間，
底里緣由說个詳細。

將軍臉色阴沉，

声音疲倦无力：

“你是乘坐第几次列车来的？”

焦尔金笔直立正，

依然是那个嗓音：

“将军同志，

我是独自一人徒步走来的。”

“怎么能是徒步来的？”

“我错了。”

（将军可真够严厉！）

“兵士，你说，

是不是掉了队？”

是不是如此，反正都一样，

和他可不能争辩。

“是！我记住了。

下次决不再犯。”

“是啊，决不再犯，

老弟，这一点毫无問題。
到阴間来，
哪还会有第二次。”

將軍笑了笑：
“好吧，办手續去吧，
你要知道，这儿有这儿的規矩，
老弟，这是我們的一套手續。
我們接待所有的人，
論功安排位置。
誰是胆小鬼，誰是英雄，
一时难以搞清。
紀律應該是
极端严格。
老弟，打仗的事，
可不能单干……
你就沿着月台
往前走吧。”
“是，走！”
于是，焦尔金按照条令規定，